

## 第十二章

據最新統計，福爾摩莎有三一五個村社歸附，男女老幼計六八六七五人。中國人約有一五〇〇〇人，其中一一〇〇〇每月繳納人頭稅，每人每月半個里耳(銀幣)，從中獲利可觀。…為免原住民受賈商欺壓，維爾伯長官下令，原住民可至大員繳納鹿皮，換取生活必須品。——《東印度事務報告》總督 Carel Reniers，一六五一年一月二十日



乾隆九年至十二年，巡台御史滿臣六十七使台期間命畫工繪〈番社采風圖〉十七幅，圖為〈捕鹿〉。荷據時期，原住民不需繳稅，但需繳交鹿皮、鹿脯。

萬大明假裝不慎落水，悄悄的游到岸上。魴港溪碼頭一帶，架著幾十桿釣網，爲了吸引魚兒，懸掛釣網的竹竿前端都吊著盞小燈籠。萬大明朝向一盞泛著紅光的燈籠走去，還沒走近，迎上來一道黑影，輕聲說：「你是黃水旺嗎？」萬大明輕聲說是，那人就領著萬大明消失在暗夜中了。

郭懷一在魴港承包了一片土地，再包給親信林金塗，這林金塗前一天接到郭懷一的信，要他當晚在岸邊掛起紅色燈籠，接引一名叫做黃水旺的偷渡客。

林金塗帶著萬大明來到一處墾寮，點亮油燈，才看清彼此的面目。林金塗約四十來歲，長相憨厚，但透露著世事的練達。林金塗打量一下濕漉漉的萬大明，覺得和想像中的不大一樣，萬大明看出他的疑惑，問道：

「郭大爺沒說我爲什麼偷渡嗎？」

林金塗點點頭：「郭大爺捎來一封信，說你在家鄉殺了韃子，自己也受了傷，搭船逃到台灣，紅毛仔見你受傷，不讓你上岸，郭大爺知道了，就安排你在魴港跳船，要我點起紅燈籠接你。」說著問萬大明：

「郭大爺怎麼知道你在赤崁上不了岸？」

萬大明怔了一下，隨口說：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郭大爺知道我殺了韃子，上船來看我，暗中叫我在魴港跳船。」

林金塗點點頭，表示明白了，他取出一身衣服，交給萬大明：「快換下濕衣服吧！你放心，郭大爺重義氣，喜歡交朋友，他交代的事，就是我的事。你先躲在這裡，等傷好了，想辦法弄個身份。你殺了韃子，看來回不去了，以後就留在台灣好了。」

在林金塗掩護下，萬大明和一批墾丁住在一起，大家「知道了」他偷渡的原因，都對他既同情又尊敬。墾丁們雖然無知無識，卻懂得韃子是「胡子」（訛稱芋仔），和他們不同類；韃子的「薙髮令」尤其讓人深惡痛絕。萬大明「殺死韃子逃到台灣」，大家當然把他當成英雄看待了。

萬大明出身仕紳家庭，十六歲那年到少林寺學藝六年，接著成為萬門的老么。住進魴港的墾寮，才算真正接觸到社會底層的農民，墾丁們孤身一人到台灣打工，瘴癘和番害隨時可能奪去性命，生活態度較內地農民豁達，而且帶點內地農民所沒有的野氣。

萬大明因「殺韃子而受傷」，墾丁們都不讓他幹活，每當他要幫點忙時，大家就連忙制止；萬大明表示吃大家的不好意思，他們就咧嘴笑著說：「不差你一嘴（口）！」「你能呷（吃）多少？」「誰驚（怕）你呷？」……

當時荷蘭人在魴港設立的檢查哨，駐軍不過十幾名，主要任務是檢查進出港的船隻，向前來捕魚的內地漁民收稅，漁民們還得向鄭家牌餉，錢雖較商船少，仍是不小的負擔。至於墾區，除了向結首收稅——土地稅和人頭稅，和一般墾丁幾乎沒有瓜葛，所以只要沒人檢舉，林金塗的墾區躲藏著一名偷渡客的事，是不會傳到荷蘭人耳中的。

那時漢人的墾殖區只到魴港一帶，再往北，幾乎盡是原住民的天下。魴港一帶雖然是老墾區，但墾殖面積有限，從墾區的任何一處遠望，邊際都是蠻荒未闢的熱帶叢林。即使是墾殖區，天上隨時可見成群的飛鳥，和密度驚人的蝴蝶、蜻蜓等昆蟲；走到小河邊上，魚蝦唾手可得；到了晚上，螢火蟲將田野裝點得宛若繁星；嘈雜的蛙鼓蟲鳴，夾雜著夜鷺、貓頭鷹和野獸的叫聲，譜成原始而祥和的天籟。

秦莽未闢的熱帶叢林中，偶而會出現裊裊白煙，那是原住民放火燒林冒出來的。原住民過著刀耕火種的游耕生活，種植小米、芋頭、樹薯和傳進來不久的甘藷，在甘藷沒傳進來之前，芋頭是最重要的糧食作物。

原住民（平埔番）不需向荷蘭人繳稅，但要繳交鹿皮和鹿脯。當時荷蘭有效統治的平埔番有六萬多人，每年徵收的鹿皮約五萬張，稅賦並不算重，不過對這些葛天氏之民來說，已是很大的負擔。荷蘭人沒來之前，他們已自由自在地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幾千年了。

這時即使是荷蘭人有效統治的平埔番，也未完全革除出草（獵人頭）及吃人

肉（主要是仇敵）<sup>1</sup>的習俗，荷蘭人統治不到的生番就更不要說了。魷港墾區的外圍，就常有平埔番出沒，所幸這一帶並沒發生過漢番衝突，墾丁們的處境還算平穩。



昔時除了達吾族，台灣原住民有出草（獵人頭）習俗，圖為番社的人頭架。攝於日據時期。

就這樣，萬大明藏在魷港的墾區安心養傷。他十六歲那年殺死惡霸，從小秀才變成江湖人物，從此東飄西蕩，從沒有過這麼安閒的日子。依照計畫，他傷癒後將潛往打狗，和病尉遲周道存會合，計算時日，到那時打狗山下的那片土地一定可以承包下來。爲了避人耳目，在養傷期間，除非有重大事故，郭懷一和病尉遲不會和他聯絡。

養傷期間，最讓萬大明魂夢牽縈的還是安娜姑娘。臨行前，他曾託請郭玉鳳告訴安娜自己沒離開台灣的事，至於他藏身何處，知道的只有郭懷一和病尉遲，連郭玉鳳都諱莫如深。當然了，他不曾忘記台灣行的任務——到打狗山挖掘林道乾的藏金，獻給國姓爺抗清。他早已下定決心，一旦挖出藏金，就帶著安娜回到內地，從此天涯海角永不分離。

□ □

萬大明是五月十三日（陽曆六月二十二日）跳船的，日子過得真快，一晃就是兩個月，他的傷已經痊癒了。按照約定，打狗山下那片土地一旦租下來，郭懷一就會設法通知他，可是兩個月過去了，赤崁方面仍然杳無音訊，「是什麼原因？」他不禁暗自著急。

林金塗看他傷好了，就要給他辦個身份，當時並沒有什麼戶籍制度，只要在新到墾丁名冊中，胡亂填個名字，按月向荷蘭人繳交人頭稅，就算合法居留。然而，就在林金塗剛給他辦好身份，郭懷一突然來到魷港。郭懷一常到他承包的墾區走動，他在魷港承租的土地有限，林金塗又是親信，所以就不常來。

那天萬大明正在幫忙打穀子，自從右肩的傷好了，他就爭著幹活。那時還沒

<sup>1</sup> 據英國牧師甘爲霖《福爾摩沙素描》，清末時生番仍有出草（獵人頭）的習俗，在埔里一帶，他發現一位生番拖著個包裹，裡面裝著兩個剛砍下的漢人頭顱，連著辮子。一天下午，他經過 chiu-sia-hun 地方時，發現一群孩子正嬉鬧著吃肉，「有個女人忙著做菜，大鍋子裡面裝滿湯和大塊的肉，兩張桌上擺滿了肉和骨頭，我發現這些東西是從兩個人身上取下的肉。…我對女士表達我對的厭惡，終於她生氣了，回答道：『爲什麼我們不該吃他們？他們砍了我丈夫的頭，砍了我侄子的頭，他們罪有應得。』」據甘爲霖記載，直到劉銘傳開山撫番，這些陋俗才漸漸停止。

有打穀機，只在地上鋪塊木板，上面釘著幾排鐵齒，三面用網圍住，打穀子的人雙手握著稻穗，用力把穀粒摔打下來。打穀子的活特別吃力，萬大明身長力大，一人可以頂好幾個人，他正在墾寮的稻埕（曬穀場）揮汗摔打，從一片蔗園後頭轉過來兩輛牛車。

那兩輛牛車越走越近，萬大明眼力好，不期然地認出前頭那輛牛車上坐的大漢是誰了，他撂下手中的活，急步奔過去。那人也認出萬大明，趕緊跳下車來，邁步向前。

「大哥！」萬大明既驚喜又興奮，他萬萬沒想到郭懷一會來到邕港。

「你的傷好了嗎？」郭懷一望著萬大明的右肩。

「好了。」萬大明說著掄動一下右臂。

「我特地來告訴你一件事，」趁著其他墾丁還沒過來，郭懷一長話短說：「有個人來找我，說是你四哥，有重要的事要當面告訴你。你周大哥（病尉遲）說，因為不能確定他的身份，所以只說你在台灣，沒說你在哪裡。」

「他長得什麼模樣？」萬大明急切的問。

「中等身材，由字臉，兩鬢有絡腮鬍……」

「那是我四哥！」萬大明興奮極了。他和四哥感情特別好，尤其是他四嫂，對他更是照顧備至。

這時在稻埕上幹活的墾丁已迎上來，萬大明雖然還有很多話要問，也只好把話打住。郭懷一向萬大明使個眼色，帶著幾個隨從，和眾人走向墾寮。那些隨從都不是郭宅的，所以沒人認識萬大明。

林金塗正帶著人整修水圳，聽說郭懷一來了，趕緊趕回來。墾區來了大結首，免不了要熱鬧一番，林金塗下令殺翻一口豬，搬出從內地運來的黃酒。墾區不缺魚蝦和野味，但難得吃到豬肉。幾十個墾丁一起行動，人多好辦事，不過一頓飯工夫，飯、菜就準備停當了。

稻埕上擺著一溜瓦盆，白煮的豬肉切成大塊，堆在瓦盆裡。大夥蹲在地上，豬肉特有的香味，讓那些許久不知肉味的墾丁垂涎三尺。他們無知無識，也知道客人沒吃前不能妄動筷子。郭懷一哪會不知他們的意思，夾起一塊三層肉（五花肉），連醬油都沒蘸，就大嚼起來。大家見大老闆已經開動，立即像過境蝗蟲似的，嚼肉的聲音響成一片。

邕港的墾丁大多沒見過郭懷一，但都知道他才是大老闆，何況他身材魁偉，相貌堂堂，面如重棗，讓人不期然的想起關老爺。吃喝了一陣，墾丁們爭著向他敬酒，郭懷一酒量驚人，喝起黃酒更像喝水一樣。

正吃喝著，郭懷一揚聲對萬大明說：「記得你說，你讀過書，記帳應該沒問題吧？」

萬大明先是一怔，知道郭懷一這樣問一定有其用意，就點點頭說：「應該沒問題。」

「那好，」郭懷一轉頭對林金塗說：「我那裡缺個記帳的，我就把黃兄弟（萬大明化名黃水旺）帶回去好了。人頭稅從地租裡扣，不能讓你們吃虧。」

萬大明身強力壯，又能看黃曆、通書，墾區中難得找到這樣的人才，林金塗雖然不捨得，但大老闆要人，哪能說半個不字，當下就對萬大明說：

「黃兄弟，郭大爺要栽培你，還不叩謝！」

萬大明煞有其事地站起來，朝著郭懷一深深一揖：「謝謝郭大爺栽培。」

墾丁們得知郭懷一要把萬大明帶走，蜂擁向他敬酒，他不嗜杯中物，但真喝起來也能千杯不醉。和墾丁們相處兩個月，除了感激，也爲之不捨。但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，他在魷港跳船、到林金塗的墾區養傷，本來就是預先編排的戲碼，如今戲已演完，不走更待何時？

□ □

第二天（七月十七日，陽曆八月二十四日），郭懷一一行就離開魷港，經諸羅山（嘉義）、倒咯國（東山）、佳里興（佳里）、麻豆、嘉溜灣（善化）、新港（新化）等番社，返回赤崁。這一路盡是原住民的天下，沒經過幾個漢人墾區，沿途的洪雅族和西拉雅族平埔番，男子渾身刺青，形同全裸；女子黥面，只用塊布遮掩下體。

從魷港到赤崁，並沒有真正的道路，郭懷一帶著通譯，穿行密林和草澤，倒也不致迷失方向。密林中猴子成群，跳上跳下，嘰嘰喳喳的叫著；較爲平展處不時看到靜默無聲的鹿和麂，以及藏在草叢中俟機射鹿的番人。這一帶的番人遭荷蘭人征服，經過教化，已不致無緣無故的出草殺人。

萬大明來到台灣已三個多月，這還是初次進入番社地區，但他無心觀賞藪莽未闢的原始風貌，心裡所想的，仍是此行的任務，和他四哥爲什麼到台灣找他？

萬門異姓結義，大家都改姓萬，初次結義的九位弟兄是：老大萬禮、老二萬義、老三萬廉、老四萬智、老五萬仁、老六萬福、老七萬祿、老八萬和、老九萬平（萬大明）。老四萬智，人如其名，以足智多謀著稱，萬大明想：「四哥親自到台灣找自己，一定是發生了什麼大事吧？」

至於打狗山下那片土地，郭懷一說還沒批下來：「紅毛仔一直找不到人承租，照理應該很快就可以批下來才對，可是就是批不下來，我懷疑有人在扯咱們的腿。過去可找普仔去打探一下，現在普仔已不和我來往……」

郭懷一這麼說，萬大明愧疚萬分，他曾答應普仔，不會爲他們兄弟帶來麻煩，但因邂逅了安娜，得罪了丹克爾，自己差點喪命不說，郭家也遭到池魚之殃，這豈是當初始料所及的。郭懷一見萬大明低頭不語，就說：

「普仔不懂事，不要放在心上。爲了光復大業，身家性命都可以不顧，普仔不和我來往算得了什麼！」

要不是怕被趕車的看見，萬大明一定會拜倒在地。他抬起頭來，覺得郭懷一已和關公的形象合而爲一。

據郭懷一說，半個月前，一位自稱萬門老四的中年漢子求見，詢問他九弟（萬大明）的下落。沒待郭懷一開口，病尉遲搶先說：「萬九俠在什麼地方，我們也不清楚。這樣好了，我們一找到萬九俠，就叫他趕快回來。」那人爽朗的說：「好。」

又說：「你們找到我九弟，請到赤崁通知我，我在一艘新上油漆的的雙桅大船上。」

郭懷一計算時日，萬大明的槍傷應該好了，只因打狗山下的土地批不下來，所以一直沒和他聯絡。如今萬大明的四哥到了台灣，那就把他接回來吧！於是郭懷一就以前往麻豆辦交涉做幌子，輾轉去了一趟魴港。

從郭懷一敘述的容貌和聲口，萬大明已可確定，求見郭懷一的中年漢子就是他的四哥萬智。當然了，他不會責怪病尉遲、郭懷一過於小心，五月初七草上飛林步雲和江天佐等來襲的事難免讓大家杯弓蛇影。只是四哥找他有什麼事？是催問挖掘林道乾藏金的事嗎？還是投靠國姓爺的事有了變化？看來見到四哥才能解開謎底。

兩輛牛車在林藪中不疾不徐的走著，一路平靜無事。平埔族經過荷蘭人的征服、教化，已不致無緣無故攻擊外人，出草的事雖未戒除，但比從前少得多了。回程時一行共八個人，除了郭、萬和一名通譯、兩名雜役，還有三名隨行的獵人，他們會說番話，在番社頭目的許可下，以設陷阱的方式狩獵。兩輛牛車坐八個人不算擁擠，但車上堆放些獸夾、獸皮和鹿脯、鹿茸等藥材，也就不怎麼寬鬆了。

一行人到了新港，這是距離赤崁最近的番社，附近就有郭懷一承租的土地，郭懷一說，要帶著「黃兄弟」到墾區看看，讓其他人逕回赤崁。當那兩輛牛車走遠了，郭懷一從包袱裡拿出一個物件：

「這裡有張人皮面具，兄弟，你在赤崁不能見人，就戴上吧！」

萬大明灑脫的笑笑，接過人皮面具戴在臉上，原本年輕俊朗的臉龐，頓時變成臉色枯黃、面無表情的中年漢子。郭懷一幫他整理一下面具，再從兩側仔細打量，用頭髮把面具的邊際遮住，確定看不出破綻了，才往赤崁的方向行去，兩人安步當車，當天傍晚就回到禾寮港。

□ □

郭懷一沒帶萬大明回家，逕自帶他藏在禾寮港的一艘廢棄的漁船上。萬大明身材高大健碩，即使戴上人皮面具，帶他回家仍會讓人起疑，所以事前和病尉遲商定，暫時讓他藏在廢船上，翌日見過萬智後，隨即和病尉遲潛往打狗。總之，萬大明的行藏知道的人越少，挖掘林道乾藏金的成功率越大。

自從荷蘭人用沉船塞住鹿耳門，禾寮港就只有些小漁船停靠。當晚子時，幽暗的月光下出現兩道黑影，來人正是郭懷一和病尉遲。

這天是七月二十二日（陽曆八月二十九日），月彎如鉤，三個人坐在廢船上低聲敘談。打狗山下那片土地批不下來，看來只能潛往打狗見機行事了。至於萬大明見他四哥的事，病尉遲說，他探查過那艘新上漆的船，甲板上隨時有人放哨，不像尋常的商船。

萬大明聽了十分高興，心想：「看來萬門來的不止四哥一人。一定是大哥放心不下，才派人來支援我。只是林道乾藏金的線索有限，到了打狗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找到……」

萬大明正思索著，病尉遲手指著遠處水面，示意噤聲。在似有似無的月光下，只見一艘沒點燈火的小船，朝著廢船停靠的位置緩緩的划過來。這麼晚了不會有

漁船進出才對，何況夜間行船都會點上漁燈，那條小船顯然有意隱去行藏。

三個人久走江湖，對異常現象特別警覺，他們不約而同的放低身形，伏在船舷上向外窺探。那艘小船越來越近，在距離廢船十幾丈處上了沙灘，接著從船上跳下兩個夜行人，霎時消失在暗夜中，俐落的身法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庸手。三人恍然大悟，暗道：「我們一直找不到他們，原來他們藏在船上啊！」

郭懷一想跟蹤他們，病尉遲把他拉住，湊近他的耳朵說：「船上應該有人留守。」

郭懷一會意：「那兩個人是不是林步雲他們？」想到這裡，心中不免著急。

病尉遲湊近郭懷一的耳朵：「還不能確定。」

「留在船上的武功應該不高，我們去把他們制住，等那兩個人回來。」郭懷一提議。

「不妥，敵明我暗對我們有利。」

「他們來幹什麼？」郭懷一擔心兩個夜行人夜探禾寮港的動機。

「應該是打探消息的，我想他們的目標還是大明。」萬大明內外兼修，聽力特別靈敏，兩個人的耳語大致聽得清楚，他湊近郭懷一的耳朵，低聲說：「周大哥說的對，他們要是對郭宅不利，就不會只來兩個人。」

郭懷一點點頭，表示明白了，他雖然還是有些擔心，但想起潛藏心中已久的大計畫，暗道：「要成大事哪能顧得身家性命！」心胸自然放寬了。

三個人不再言語，伏在廢船上窺探著海灘。約莫過了半個時辰，稀微的月光下出現兩道黑影，小船上也開始有人影晃動，然而，就在這時，突然飄過來一道煙霧，遮住大家的視線，等煙霧散開，小船已如幽靈般在黑暗中失去蹤影。

病尉遲極目望著台江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「前頭那人應該是草上飛林步雲！」

如果草上飛等是來打探萬大明的，他們怎麼知道萬大明沒離開台灣？怎麼知道萬大明回到赤崁？三個人的心中同時升起重重疑問，特別是病尉遲，一個可怕的念頭在心中擴大，他希望那不是真的，但是……